

津逮秘書

其澤謠
本事詩
誠齋雜記

內閣文庫			
三七函	三一六	三八號	漢書類
五架	一七八冊		

第九集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	(104)
函號	371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甘澤謚目錄

海平文庫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賴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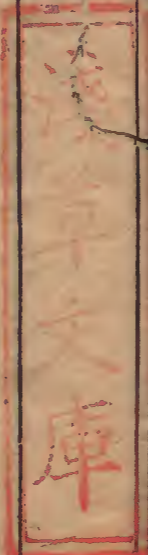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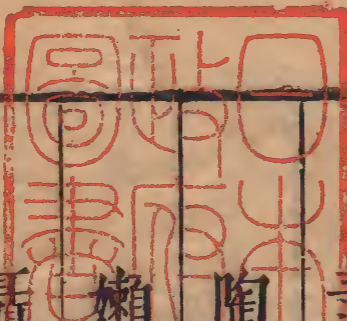
聶隱娘

韋駟

圓觀

甘澤謚目錄

卷五



紅線

許雲封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

公自跋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甘澤謠目錄終

甘澤謠

東吳毛晉子晉訂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
出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
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
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
為大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

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
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
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
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
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
于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虜李公驚起執先
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教我與先生曰吾子無
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

爲吾辨析行藏亦當繇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
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
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鯨而殛羽山此乃出于無
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于無私也故
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廢者能得其道
而求自集于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爲將軍者慕
建太一旗驅無戰伐有罪之民乃珣戈旣授玉弩
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邠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

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豐而動遂使風生虎嘯
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執仲尼曰我戰
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秉其
才知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已則曰亂
盜私于已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
賓樊期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于邑中
寧我負人曹操豈兼于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報
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

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于人不能惠
於已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妖禳除太陽
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鬣
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
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
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嘯衆心響應提兵時
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
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

絕魏生因寫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而走
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雒連營百萬與王世
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說卽日
遂歸于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
道之士亡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喬氏窈娘能
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

幾沈于雒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
相州鳳陽門宋媪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
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旣至三思大悅遂盛宴
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
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
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
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
之謂三思曰梁公彊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

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于堂奧中隙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繇曰某非他怪乃

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繇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

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膾江湖
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
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
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敲
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
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
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
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

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
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
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繫方伯之
爲人江山之可駐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
爲南海守因訪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
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昆侖
奴名摩訶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
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

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
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
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齧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
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
爲所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
嘗樂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間但殉所
好莫知其他且栖遲於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
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
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
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別襄陽山水後老
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
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命摩訶下取見摩
訶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斷殆不任持曰環
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
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旣亡
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

髮大噉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浮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鷓鴣栖楓葉夕陽動鷺立蘆根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遊青瑣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時文學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

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譚雄辨驚四

筵

懶殘

懶殘者名明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功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

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詢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嚼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脊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旣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嘑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曰有殺傷無繇禁止嬾殘曰授我葦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

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嗾之而去嬾殘旣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

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合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

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獠
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使刺鷹
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
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
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
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彼以羊角匕首刃
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
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
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
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鄣礙伏之梁上至暝時
得其首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
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
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開腦
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卽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
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
夜卽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

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
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
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
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
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
隱娘辭帥之許帥能神筭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
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
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
斃鵲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
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
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
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
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
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
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
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于

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氣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

未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攤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鵬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

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
首割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
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
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
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
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
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
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維方
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
繒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
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
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于風塵哉游
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駉舟
行溺于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

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寤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于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

緡果獲弟之屍於岍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雒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

帛楚學之外音律大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末以遊宴飲酒爲務父燈居守陷于賊中乃脫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斷其聞知唯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游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繇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人數人錦襦負髀而汲圓觀望見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

符咒遣其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卽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獻于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

日李公回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

所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
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寺前
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
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
議大夫一年亡

紅綫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
史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

嵩曰羯鼓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
曉音律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
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
置招義軍以釜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
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
嗣男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
人使日浹往來時田承嗣嘗患熱毒風遇夏增劇
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乃

命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
養之常令三百人常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
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
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綫從行紅綫曰主自一
月不皇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係安
危非爾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
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
旦失其土疆卽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綫曰易爾不
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勢觀其有
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
具寒暄書其它卽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女
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
綫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
鬢髻攢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
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儵忽不見嵩
乃反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

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墮露驚而試問卽
紅綫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
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
紅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卽到魏郡凡歷數門遂及
寢所聞外宅男止于房廊睡聲雷動見軍士卒步
于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
翁止于帳內鼓跌酣瞑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
露橐一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盒盒內書生身甲

子與北斗神名復著名香及美珍散覆其上揚威
玉帳但期心豁于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于手
下寧勞禽縱祇益傷嗟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煨
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屏風斲而殫者或手
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
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旣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
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飈動靜斜月在林
憂往喜還頓忘于行役感知酬德仰副于心期所

以夜漏三時往反七百餘里入危邦經五六城冀
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
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合不敢留駐謹
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
疑使者以馬過叩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
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駐使者止于宅中狎
以私宴多其錫賚明日遣使賫繒帛三萬疋名馬
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
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
姻親役當奉轂後車來則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
號爲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
裳放歸固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
至而紅綫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
賴女豈可議行紅綫曰某前世本男子學江湖間
讀神農藥書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癥
某以芫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

殺三人陰功見誅降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賊
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厭羅綺口窮
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況國家建極慶且無疆
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兩
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
謀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
■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當存
嵩曰不然遺爾千金爲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

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留乃廣爲餞別悉集
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綫酒諸坐客中冷朝
陽爲辭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
似雒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畢嵩不勝悲
紅綫反袂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其所在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邃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
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

壁驛時雲天初秋濃露凝冷舟中吟風將以屬辭
忽聞雲封遂聲嗟嘆久之韋公洞曉音律謂其遂
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謨所吹者遂召雲封
問之乃是李暮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
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回駕次至任城
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
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
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上外祖高遂送酒李公握
筓醉書某胸前曰樹下人不語不語真我好語若
及日中煙霏謝陳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
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
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
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煙
霏謝陳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暮外孫
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
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

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篴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嘆值
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
天寶十四載六月日侍驪山跕蹕是貴妃誕辰上
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進
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
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
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吾有乳
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篴李供奉藝成
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篴卽李君所賜也篴囊出
舊篴雲封跪封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篴但非
外祖所吹者又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
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
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而伐則其音泛浮者外澤
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天凡發揚一
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
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

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異音非至音無
 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天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
 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信女鑿遂破無傷雲
 封乃奉遂吹六州遍一壘未盡劃然中裂韋公驚
 嘆久之遂禮雲封于曲部

甘澤謠 終

附錄

東坡刪改圓澤傳 并跋

雒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
 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于
 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
 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
 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
 山源欲自荊州泝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

吾已斷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
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鐙
負甕而汲者澤望見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
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
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
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莫澤亡而婦乳三日
往視之兒見源果笑且以語王氏出家於葬澤山
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
十二年自雒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
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嘯
問澤公健不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斷盡慎
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
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

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
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
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芟改

此疑其因甘澤字而誤書後人又因而入集
耳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丘

唐忠義傳李愷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維

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圓觀道人遊甚密老而約
自陝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於是許之
觀見錦鎗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
女也然業景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
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有
巨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
期至錦鎗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
笑卻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下聞扣牛角而歌

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
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

附錄

終

予按蘇公集載圓澤傳出自袁郊所作甘澤謠
其事則即圓觀特入唐書李愷傳數語耳方疑
公以觀為澤未考所本後數日偶見惠洪述觀
道人三生為比丘條下亦以為疑欲問其說于
叔黨則當時人固已疑之矣贊寧在宋初最稱
博學去袁郊未遠所錄亦稱圓觀其岳麓三生
石事及源入蜀及明年兒始生又與郊記不合
是未嘗見甘澤謠各書所聞也今并錄于後予

家有劉松年三生圖元人楷書圓澤傳又與坡
公稍異上有趙松雪鑒定籤題名僧二十人詩
篇最後吳匏菴跋語皆作圓澤無一人稱觀者
豈後人因坡公所定不復爲異歟惟神僧傳則
稱圓觀是從甘澤謠刪定也四月八日五川居
士重書

予昔年訂陶靖節集推其後裔從命子詩注
中見陶峴一則古異可喜相傳本

睹其全帙既從友人處見抄本二十餘條乃就太
平廣記中摘出者此郊原書甚拙贗抄之欺也
也今得兵憲楊公重訂善本奉之廣記略有異
同與端臨經籍考相合惜乎原序亡逸耳唐公
上巳前丁巳湖南毛晉題于鹿城舟次

甘澤謠附錄終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
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羣書雖盈厨溢閣其間
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爲
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
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
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
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

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之時光啓二
年十一月大駕在褒中前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
魚袋孟啓序

本事詩

唐孟啓傳

明毛晉訂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
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
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
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

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
在卽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
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
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
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
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婦
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
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
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
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
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
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
求一見勢不可抑旣見卽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
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
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歿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

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
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
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
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揜袂傷紅
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
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歿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
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
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
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
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
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
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
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
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

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門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于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

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
 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
 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
 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

失州名

郡有酒妓

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
 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于湖上為歌詞以贈
 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

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
 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
 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
 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管
 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
 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
 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

皆當時名士然而華門圭竇室唯四壁隣有李將
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達大丈夫
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
居卽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
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
宜假借之李深領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
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
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

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
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
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泚
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揖而去韓追讓之
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
訝俄就柳居來歲成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
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
至而迂之連三歲不果迂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

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
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
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
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
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
已爲立功番將沙叱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
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
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

氏也失身沙叱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
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
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
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大
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
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
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義
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

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
逕趨沙叱利之第會叱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
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
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卽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
命一座驚歎時叱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
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
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叱
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叱利宜賜絹二千匹

柳氏却歸韓翊後事罷閒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
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
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
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
將半韋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
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
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
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翊時有與翊

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
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
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
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
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汴職以
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將趙唯爲嶺外刺
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
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
隙事在別錄時于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蹙之中
復懼李之讐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
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
然旣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
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
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
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

深曉之李旣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卽命妓歌以
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
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
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
李氏卽鄘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
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
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
心張深信之旣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
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
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
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耶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
詎不聞我耶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
笑遂如初張旣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朶直千金將
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
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

徒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
 命妙妓歌以送之劉于席上賦詩曰髮髻梳頭宮
 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
 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髮髻字亦作低墮并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

遺傳也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
 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
 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

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
 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
 能已為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
 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踪尚可尋青
 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窓暗想春相
 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祇應偏照
 兩人心

欠一首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

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墻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于

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
祗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
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叩門問之有老父出
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
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遠人自去年
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
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歿吾老矣此
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

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動請入哭之尚儼然在床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衛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

辭卽曰近日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
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
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
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
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
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
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
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靜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
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
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爲觥錄事嘗于
寶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數十觥不
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卿黃丞也此後
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
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

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卽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徧問座隅山水則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摘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

愴古今情邁迤七盤路陂陀數大城花疑褒女笑
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閒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旣高邁而小蠻方豐
艷因爲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
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
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
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

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
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太和末敕僧尼試經
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
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
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
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雪水畔何山松栢不青
青王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
旣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
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
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
故顯余姓名于人間座上卽改爲天風吹下步虛
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

名首訪之既竒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
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
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
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
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
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
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
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

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
碧紗如烟隔窓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
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
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
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絕少嘗言
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
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
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蓋譏其拘束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于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旣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腋扶

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杼思晷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適利鳳趺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踈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于夜郎及放還卒於

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
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
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時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
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
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對
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
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

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伎豪
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
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
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
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
餘人皆絕藝姝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
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

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
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
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
粉一時迴意氣閒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
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
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舫
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
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
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
謂崔氏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
蓋以之間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慚憤
吳武陵有文筆才而强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部
內刺史贓罪狼籍敕令廣州幕吏鞠之吏少年科

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
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
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
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
意憤日飲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
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
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
林甫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
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
濺祗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
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
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却千家
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荆棘

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曰鞭笞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所母忽于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揜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

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杖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嵒堯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竒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床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

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剗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

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取捕送故敬業

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

出趙魯遊南岳記

賓王亦落

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旣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于詩因聯句詠鑪中石罌

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剗中事調烹至
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
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脞座客無不歎異會人
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
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
狀罌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看題皆大驚
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
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
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
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
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
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
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其
至歎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

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
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
皇池上鳳皇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
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後自
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
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邁思逾時又曰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
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
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
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
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
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

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隣扶
疎遶臺榭寂莫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爲塋之
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
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
足尚耶延之對曰誠如聖諭然其曰美人邁兮音
信闊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

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
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耶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
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
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褰畏肚寒祗緣心混
混所以百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曾不爲
皇后耶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

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
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
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踰去賊七百
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
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耶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
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
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奉字
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葦葦未見桃花

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
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
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
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
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
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

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欵頭詩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白曰何也祐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遂與歡宴

竟日

沈佺期曾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群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

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卽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群臣撰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暗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猫兒相報上中宗亦以緋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

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
 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脂粉或黑視之
 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時韋庶人頗襲武
 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
 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
 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一書余酷好之然嫌
 其詳于載詩略于紀事兩比覽初中孫情盛

子七類皆敘事夾詩向令人展卷掩卷美動
 七情又不流于靡艷一派真所謂好色而不
 淫者歟或病其參快太簡多見蟹塚鶴臞羅
 列才文者仍猶覺仿吳愛帶子未免蛇足云
 湖南毛晉

本事詩 終

誠齋襍記叙

余家藏誠齋襍記記事甚奇目所未見者什九第
不著集者姓名近覽狐穴餘編有會嵇林太史載
卿者少好程朱之學以誠意爲入道之要訣故額
其齋曰誠後在翰苑與同官不相中遂挂冠而歸
鬱鬱不自得迺日事歌舞暢飲無復有用世志矣
其所著書并詩文凡十二種襍記其一也祇以其
中多艷異事非宿士所宜述故遂隱其名昔孔子

刪詩淫奔仍載釋迦說法摩登弗遺安在其諱且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况非過乎故特表而出之
使後世君子知太史之厚于才而薄于位不得已
而逃于是與魏之信陵共稱之也是爲序太史諱
坤字載卿丙戌嘉平望日永嘉周達觀撰

誠齋襍記卷上

元 林坤 輯

蕭仙宣王之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
史之不及人以史稱之實無名也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
圍遮繞如奕碁謂之裙幄

禹治水過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女曰聞鼓聲
乃來餉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

去至嵩山下化爲石方孕啓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置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蛟龍捧輦而機不發蔡州丁氏女精于女紅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有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吳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游無已後同死而求大哀之因令葬于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連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阮蘭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

阮方圍碁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

黃昌爲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于蜀復修舊好張員妻黃氏女也名帛員乘舟覆沒求屍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嘆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員手于灘下出

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姪闖門下書佐悅之使婢取盥手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事實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歌畢便還去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

韋洵美寵姬爲羅紹威所奪姬名素娥姓崔氏善諧謔洵美夜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入曰先輩有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後遂不知所之

錦瑟令狐楚家青衣也

有書生遇神女見胡僧指之曰此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也

煬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帝意不回因戲題二十字賜之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昔有一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絀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真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吳人薛曇捨宅為慈悲寺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異術常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宅深遠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帝奇其能詔素賜之吁和之術何異崑崙奴乎安知非劍仙也

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皆為美麗女子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養池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王綸女為鬼所憑自稱為燕華君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謂天上瑞木開花六出崔生入山遇仙女為妻還家得隱形符潛游宮禁為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中隔洞見其妻告之妻擲錦袂成五色虹橋度崔追者及不



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

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爲碧落侍郎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鳥啣塊助成墳

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五縣流被山林膏草木時人歌之

鍾陵西山有游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闐闐豪傑多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間立握臂連踏而唱惟對荅敏捷者勝太和末有書生文簫

往觀觀一姝甚妙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
 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
 生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姝亦相盼歌罷獨秉燭穿
 大松逕將盡陟山扣石冒險而升生躡其蹤姝曰
 莫是文簫耶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後忽風雨裂
 帷覆機俄有仙童持天判曰吳綵鸞以私欲洩天
 機謫為民妻一紀姝乃與生下山歸鍾陵為夫婦
 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姝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

俗呼為焦磯娘娘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
 紗帷聽之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
 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
 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
 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死合葬塚上生梓樹同根

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雁常宿于上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旣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與富甲里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志都後爲南郡太守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醜面玉

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
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冶詩諷
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
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冶結爲夫婦焉後嫁
子冶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冶仕至蘭陵太守

扶風馬元正妻尹氏天水人也元正早死欲從者
久之其父勸之嫁尹氏哭指鐵井闌曰此上生花
我則再蘸三年而黃芝生于闌上遂嫁爲李暠繼

室尹氏幼好學清辨有志節以再蘸之故三年不
言撫前妻子踰于已生暠之創業也謀謨經畧贊
毗居多事與吳淑姬頗同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
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
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于
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
羹無水王以劔擊石出水

南越王尉陀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越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始降服安陽王稱臣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與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王王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李子昂長七尺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卽返遂洞精典籍

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于衆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資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權武能倒投入井未及泉復躍而出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

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
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
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
而遣之

秦始皇時有人進守宮云能典鑰人不敢竊發又
云置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卽吐血汗其衣此
二說與茂先博物志異

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則公牛
哀事真有之矣

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其使訖將還忽有一
人寄以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卽其處也但
叩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
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此與近日柳毅之
事何異乎

顧愷之善丹青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形于
壁以棘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

言齊雜言
之遂密去其鍼而愈

明德馬皇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
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眉角小缺補之以縹

天慶觀主聶碧窓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
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
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
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帷碧絹蚊幃一
鄢陽陳忠女名豐隣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數
女共聚終日共相謂曰若得婿如葛勃無所恨也
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
飛上

元遺山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

人達裕之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遂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荅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稟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俾各以物

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而鶴驚止他所

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似桃此樹開花花花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收爲妃子

陳詵餞別妓江柳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

遮二年三載千攔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
去隨分入人家要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
沈處默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爲人獨處
一室人罕見其面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築
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歌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
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吳王夫差小女名紫玉悅士子韓重欲嫁之不得
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玉見形
抱重延頸而歌

弦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
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
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
來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
年十七遂爲夫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

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爲匣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于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于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旣至論王道之略當時之務大帝歛容敬焉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待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王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劉穆之少時家貧嘗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櫝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櫝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

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
一斛以進之

王彥伯善鼓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
一女坐于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遲明女取
錦繡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

桂陽張碩爲神女杜蘭香所降出薯蓣子三枚大
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言本爲君
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有小乖太歲東方卯
當來嫁君曹毗作詩嘲碩共十二首甚有文彩

誠齋雜記卷上

誠齋雜記卷下

偽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

殷秘書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土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是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

楊白華歌使宮人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其詞
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
花飄蕩落誰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
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東冶亭在汝南灣東南乃士大夫送行之地

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屈
指其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之是夕生二狙

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

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其以啓母
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
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
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
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
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旣而出歌曰華山
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
儂開棺應聲開女入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爲夫

婦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

真臘王身嵌聖鐵縱使利刃斫之不能爲害

韓信約陳豨從中起乃作紙寫放之以量未央宮

遠近欲穿地入宮中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席上之珍謂之

弓腰

彭城金氏少昊金天氏之後

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撻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

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

復理羞與郎相見

滕王湛然善畫蝴蝶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

携

馬光祖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有士

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
出踰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
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潛越韓
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
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
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
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
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
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唐玄宗時柳婕妤適趙氏性巧使雕弓鏤板爲襍
花打爲夾襪初獻皇后一疋代宗賞之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有才思爲採荷
調以刺何敬容敬覽之不覺嗟賞愛其巧麗敬容
時爲宰相其詞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
荷作鏡荷暗本無光

王播客揚州木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

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後
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
十年來塵土裡于今始得碧紗籠

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畏輕雲五
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花前出畫裙若曰纖纖玉笋
似此時已纏足矣

響屨廊以梗梓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

故名

范蜀公居許下于長嘯堂前作茶縻架每春季花

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微風過則
舉坐無遺當時謂之飛英會

沈后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動經半
年不得御陳主當御沈后處暫入卽還謂后曰留
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后荅云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
我若爲留

賈知微 會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

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繭織成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崔氏有詞翰結縈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大笑爲樂

太真夫人王母少女也諱婉羅勃遂臨淄有馬明生字君寶少爲賊傷殆死遇夫人見而憫之與

藥一丸立愈

明生隨神女禹章入石室金床玉几彈琴有一絃五音並奏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庶得聞君子之言

李靖以布衣謁楊司空有一妓殊色執紅拂立于前獨目公公旣去而臨軒指吏曰問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

聲低者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
妾楊家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
佳麗人也

李靖與張氏乘馬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右旅即
既設火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
來投草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公怒甚
未決猶自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

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客曰姓張張
氏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
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
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遂禮之

崔生謁一品既別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頭妓立
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
更無言

紅綃事第一段

崔生既歸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

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
 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
紅綃第二
 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用人首祭神則出兵
 利孔明襍以羊豕之肉以麵包之以像人頭此為
 饅頭之始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
 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王怒遂圍邯鄲

崔生憂懷無已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
 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
 襟懷心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君解釋遠近必能
 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何
 不早言而自苦耶
紅綃第三

崔生喜不自勝磨勒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
 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常人輒
 入必噬殺之其猛如虎非老奴不能斃之至三更
 携鍊鎚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矣是夜與生衣

青衣遂負而踰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
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歎而坐若有所伺
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
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生遂掀簾而入姬躍下
榻執生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
之謀姬深感之召入以金甌酌之以酒

紅綃第四

紅綃謂生曰妾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侍

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筋
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
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瓜牙既有神術何妨爲
脫狴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
生聞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
事耳請先爲姬負其囊橐枚奩如此出入再三遂
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重

紅綃第五

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

仕至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
技還作老嫗

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林間酒肆傍自見美人素
妝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
飲一綠衣童子歌于側師雄醉寐東方既白起視
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也

唐牛相國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
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
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

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
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啓焉曰妾與郎君
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
曰吾久弃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
亦相拊接歡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
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
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于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卽來同室如初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俛耳而去

有婦人名沙臺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

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托之其母鳥語謂背
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
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
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象龍紋衣皆有尾九隆
死世世不與中國通

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遂感
而孕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
時于此間得少佳趣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
命恨不十年讀書

惠州有温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
人聞子瞻至喜謂人曰此吾壻也每夜聞子瞻諷
詠則徘徊窓外子瞻覺而推窓則超超踰垣而去
子瞻從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子瞻曰吾當呼玉
郎與子爲媼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

故子瞻思念之爲作卜筮子詞中有云揀盡寒枝不肯栖謂其擇偶也

子瞻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子瞻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盡屏前妹卽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子瞻多鬚髯遂亦戲荅之時年十歲聞者莫不

絕倒

齊東野語不足信

孝綽屏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

乎高臥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沈仲仕齊爲御史中丞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淡深並歷中丞兄弟三人並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

唐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歛照窓風起漸覺霜寒

詞齋補詩
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
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總有
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
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
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華並頭蓮葉又如錢
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
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
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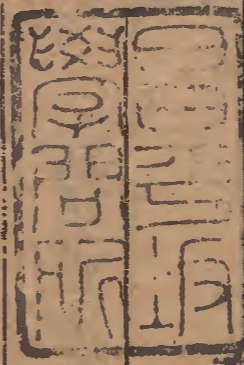
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
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烟忘却閨中
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綵一類龍而小
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
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
幾毀文不可辯惟首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其衆
邪去立言灌平獲誦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

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余初按書目見誠為雜記誤謂伊洛淵源之
 類貯之宋儒道學叢中未嘗寓目何披伊席
 夫瑋環記援引鳳皇臺唱和及吳淞姬張子治
 合簪二則注云出誠為雜記因收覽而閱之凡
 二卷所記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可
 喜絕無齷齪氣頗似太平廣記又不隸于洛襲
 迂誕真小說家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同者
 授周達夫序云林載夫所著書併詩文凡十二
 種未窺其全耳湖南毛晉後

誠齋雜記

卷下



誠齋雜記卷下

